

<<冷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冷皮>>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8708

10位ISBN编号：754470870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西班牙)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页数：207

译者：戴毓芬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冷皮>>

内容概要

为逃离现实社会中无尽的争斗，无名主人公来到南极附近一座孤岛做气象员。

岛上一片诡异景象，前任气象员不见踪影，只有一个半疯的灯塔看守人巴蒂斯。

这座小岛每天都面临一种冷血海怪的攻击。

为免于葬身怪物之口，两人只有合作坚守灯塔，与海怪日夜厮杀。

主人公日渐模糊了暴力与良知、人性与兽性的界限。

他像巴蒂斯一样，也成了杀戮机器。

巴蒂斯驯养了一个有着冰冷皮肤的美丽的女海怪。

与海怪接触后，主人公发现海怪和人类一样拥有感情。

他试图与它们和解，这种努力却因巴蒂斯的丧心病狂而失败。

一年后，新派来的气象员登上小岛。

他看到本书主人公，就是一个冷血的野蛮人…… 孤岛、灯塔、两个人、一群海怪，构成一个微型的社会。

作者在此人类社会模型中开展他的实验——在绝境中揭露人性的本真面目；搁置哲学、文学大师们的既有结论，对人类之暴力宿命作全新的拷问。

<<冷皮>>

作者简介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1965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人类学家兼作家，专注于非洲人类的研究。

已出版《黄金时代》、《小丑与野兽》、《合作难题》(合著)等著作，并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和关于独裁本性的杂文。

《冷皮》是他的第一部小说。

小说出版后受到大众读者和文学批评界的一致认可，获得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

该书已被译成二十二种文字，流传二十四个国家，成为文学界和出版界一大现象。

这也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语文学作品多年来首次在没有任何机构帮助的情况下，完全靠自身赢得国际赞誉。

<<冷皮>>

章节摘录

我们从未完全远离我们所恨；因此，我们也永远不能真正接近我们所爱。
我踏上船的那一刹那，即认清这个残酷的道理。

然而，有些事实值得我们悉心留意，有些却最好听其自然。

黎明时分，小岛首次映入我的眼帘。

三十天以前，海豚就放弃了尾随我们的航行；十九天前，我们的吐息开始变成一团团白色的雾气。
苏格兰水手戴上长至手肘的手套来御寒。

他们身上的厚重皮衣让人联想到海象浑圆的躯体。

高纬度的严寒气候，对塞内加尔水手而言是项酷刑。

征得船长的同意后，他们拿炸马铃薯剩下的油作为保护肌肤的油脂，涂抹在脸颊和额头上。

油脂融解后，会渗透到眼睛里。

双眼刺痛起来，不断流泪，他们却毫无怨言。

“你的小岛到了。

往那儿看，就在海平面的尽头。

”船长对我说。

我看不到那座小岛。

放眼所及依然都是冰冷的海水，视野内尽是远方环绕的云朵。

尽管我们非常靠近南极圈，却未见冰山出现，航行也从未因冰山带来的危险而受困。

没有冰山，也没有天然壮观的漂浮冰原的踪影。

我们饱受南极恶劣气候之苦，却没有欣赏到壮丽的冰川景致。

我的目的地是一个我绝不想跨越的冰冷疆界。

船长把望远镜递给我。

“现在呢？

看到小岛了吗？

”是啊，我看到了。

灰色的海洋和天空挤压下的一块陆地，四周缠绕着浪花拍打形成的白色项链。

仅此而已。

之后，我得再等上一个小时。

随着我们逐渐接近小岛，它的形状才能被肉眼看清。

那儿将是我未来的栖身之处：一座从一端到另一端不到一公里半的小岛，外形有如英文字母L。

岛屿的北边是花岗岩高地，有一座灯塔建造于此，灯塔仿佛钟楼般高耸，看起来更显巨大。

然而，并非灯塔本身壮观，而是面积狭小的岛屿赋予了灯塔巨石般的形象。

岛屿的南端，在L形的脚后跟上有一小块凸出的部分，是被派遣至此的气象员的居所，也就是我将停留居住的家。

岛屿南北两栋建筑物由布满植物的一片狭窄谷地连接。

树木繁密得有如牲畜群般彼此紧紧依偎，仿佛要在别人身上寻找庇护。

苔藓附着在树干上，将树木重重包裹。

它们长得远比花园里的灌木丛还要浓密，高可及膝，形成罕有的景观，并把树干涂抹得有如患了麻风病，呈现出蓝色、紫色和黑色。

岛屿外围遍布着珊瑚礁，导致船只只能停泊在唯一的海滩外三百米处；海滩则延伸至房子那里。

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行李和自己的躯体一同拖到一艘小艇上。

船长陪同我登陆，或许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因为并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

在这趟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有时会产生于两代人之间韵默契。

他来自德国汉堡的港口区，后来入籍为丹麦公民。

如果想形容他，就得提他的那双眼睛。

当他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仿佛天地间只有这个人存在。

<<冷皮>>

他以昆虫学家的标准衡量世人，以专家的姿态评断事态。

有些人甚至误认为他很严厉。

但我以为，他的目光是隐藏在灵魂中的宽容意念的表现方式。

他从未对旁人以言语表达关爱，而总是以实际行动传递。

他受托以严厉却文雅的方式来对待我，若能为我做些什么，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话说回来，我究竟是谁？

是一个心态年轻、思维尚未成熟的人，正前往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岛，而岛上吹着南极的风。

未来十二个月，我将住在那儿，面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寂，远离所有文明，从事一项毫无意义的枯燥工作：记录风的速度、方向及频率。

这是国际航海协会的规定，当然，薪资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人会为了钱而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工作。

我、船长和八位水手改搭四艘小艇到了海滩。

他们得花好一会儿的时间替我搬运整年的粮食；此外，还有箱子和我个人携带的物品和大量的书籍。

我想我会有许多空闲时间，可以让阅读填满思绪，弥补这几年无暇开卷的遗憾。

船长察觉到搬运需要一些时间，便对我说，我们走吧。

于是，我和他先行离去。

有一条小径从海滩往上升起，直达小屋。

先前的房客曾在小径上搭起栏杆。

栏杆本是粗糙的木材，经过海水的洗涤后变得光滑。

它们以最简易基本的方式凿桩于海滩上，明显是理性思考下的成果。

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细节竟让我首度想到被我取代职务的人。

这是一个具体的生命，此刻我可以看到他在世界上的某种作为，不管这作为是否出于偶然。

我想着他的事，高声说道：“真奇怪，驻派此地的气象员竟然没有出来迎接我们。

换班的人抵达，他应该很高兴。

”与船长相处时，我经常一说完话就咬起舌头：因为不久之前，他的看法与我不同。

船长思考的速度比我快。

小屋就伫立在我们面前，有板岩瓦片搭成的圆锥形屋顶和红砖砌成的墙壁。

这栋建筑一点也不优雅，比例也不和谐。

若在阿尔卑斯山上，就可能是间避难小屋，或者也可能是森林里的小寺院，或是海关的小房舍。

船长毫无反应，静穆地沉寂了一分钟。

他感受到一股危险气息，开始以目光检视，他是为了我才如此谨慎。

清晨的风吹动种植于房子角落，看起来像是加拿大橡树的树木。

空气并不严寒，却让人感觉不舒服。

眼前的景色诡异，荒芜仿佛渗透了一切，却又难以捉摸。

问题不在于这里有什么，而是这里缺少了什么。

驻派在此的气象员到底在哪儿？

在工作站处理工作吗？

还是刚好在岛上散步呢？

不祥的征兆渐渐浮起。

屋子的窗户极小，却镶着厚重的长方形玻璃，玻璃窗上还有一层裂开的木板门。

我不喜欢这种状况。

你可以在外墙附近看出废弃花园的痕迹，半埋在土中的石头围成它的边界。

大部分的植物都被压坏了，仿佛被一群大象踩踏过。

船长做出充满他个人特色的姿势：微扬起下巴，好像蓝色外套的衣领让他微感窒息。

他推开门，门敞开的声音仿佛带着亵渎法老坟墓的咒语。

假使门会说话，那这咯吱声就好像在说：“请进！”

但若你们想进来，责任不在于我。

<<冷皮>>

”而我们登门而入。

眼前的景象让人联想到非洲探险的某段故事，仿佛一列热带蚂蚁雄兵横扫过这里。蚂蚁吞噬了生命，却不稀罕任何物品。

基本的陈设并未受到损害，而是感觉被遗弃了。

整间屋子呈密闭状态，床仍在原处，壁炉和一大堆的木材也是如此。

桌子倾倒，水银气压计完好如初，厨房的器具却消失无踪。

不知为何，这项发现让我觉得极度的神秘。

我看不到前任工作同仁的任何私人用具或是任何工作仪器。

屋内散乱的模样看似某种奇怪的疯狂行径而非天灾所致。

尽管看起来灰暗悲哀，但大体说来，这屋子仍可供人居住。

浪涛的低语清晰地传来。

“我们要把风向先生的东西放在哪儿？”

”一个刚进来，名字叫索的塞内加尔水手发问。

船员们已经将行李从海滩搬过来了。

“这里！”

这里！

往里面放，随便放。

”我大声而坚定地回答，以掩饰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所引起的惊愕。

眼前的景象让船长苦恼不悦，他对船员说：“索，请那些人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整理一下。”

”当船员们忙着搬置箱子，整理一切的时候，船长提议我去灯塔看看。

有人跟他说过，灯塔也有人居住。

他不记得灯塔是隶属于荷兰、法国，还是哪一国了，总之，这座灯塔属于某国。

负责管理灯塔的人是气象员的邻居；他们之间互有往来是合乎情理的。

与其说是一种期待，更应说是一种推论。

我们可以借此得知前任气象员的下落，而不是只知道这屋子的状况。

不管如何，前往灯塔是适当的决定。

至今我仍记得，前往灯塔路途中，我内心忐忑不安。

我想，之所以感觉不安，绝大部分是因为当时我的心境，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岛上的树林与一般常见的大不相同。

一条人走出来的小径，直接将我们引至灯塔处。

小径不时因苔藓伪装下的充斥着烂泥或黑色汁液的洼洞而分岔。

树林后方是一片海洋，以极轻柔的节奏厮磨着我们的耳膜。

然而，糟糕的正是这一片静寂。

确切地说，我们周遭完全没有声响。

这里没有自然森林所散发的旋律，也没有鸟儿和大声歌咏的昆虫。

树木数量颇多，涵盖的面积相当可观，树干因风吹袭而弯曲。

先前从船上向小岛望时，我还觉得这是一片浓密的树林。

距离经常会蒙骗我们对人类或植物密度的观感，但是，这一次却没有。

树木彼此亲密地紧挨着，因此你时常无法明确判断两棵树是出自同系，还是各自拥有独立的树根。

小径被几股微弱的溪流中断。

小溪好像是山上融雪后流下来的水所形成的，尚不至聚集成河，只要大步纵身跃过，就可避免踏到水

。

突然间，灯塔的顶端清晰地从最上方的树梢露出了。

这时，小径也在树林尽头结束，我们看到了灯塔坐落的光秃花岗石基座。

海洋环绕着灯塔的三面，在风浪高涨的日子，海浪势必猛力击打基座的岩壁。

但是不论当初谁是设计灯塔的建筑师，他必定很认真地执行了这项工程。

一层结实的表面包住基座的岩壁四周，用来抗拒海浪的冲击。

<<冷皮>>

灯塔上协调分布着五座中古风格的阁楼枪眼；有一个狭窄的露台，露台的栏杆已经生锈，还有一个圆锥形屋顶。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露台额外增建的部分居然有交错的棍棒及木桩，而且还磨得十分尖锐，此外竟然还有维修建筑的鹰架。

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来思索这一切。

“喂！

喂！

喂！

”船长大声喊叫，并敲着铁制的大门。

无人应答。

但是船长的动作已让我们察觉，大门并未上锁。

那是一道坚固的门，铁的厚度约为一个手掌的宽度，上面打着许多铅制铆钉，好让门更稳固。

门的重量和体积是如此厚重坚实，我们必须合力才能将其推开。

门敞开后，一道奇妙的光线映入眼帘。

从外面照进灯塔的光线，营造出一种大教堂的气氛。

墙壁上仍残留着一层石灰，恍若一片纯白色彩涂抹于凹陷的墙壁上。

最后是楼梯，以螺旋状紧贴着岩壁往上攀升。

就我们所见，楼下被当成一般的储藏室，有为数可观的用具和储粮。

.....

<<冷皮>>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从未完全远离我们所恨；因此，我们也永远不能真正接近我们所爱。

——《冷皮》 一个以扣人心弦的情节包装的哲理故事，一段对孤独、暴力及其对人类的意义的深思，一份美妙、恐怖而又温柔的阅读体验。

——扬·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 这本有如梦魇的小说应该加上以下标题：“科幻大师H.G.威尔斯与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鲁滨逊的小岛上相遇”。

在一座反面乌托邦的小岛上，科幻小说与政治哲学结合为一个天衣无缝、引人入胜的故事…… —英国《卫报》 栩栩如生而摄人心魄的想象……皮尼奥尔刻画了求生的挣扎，同时又对人性作深沉的省思。

这不是单纯的恐怖故事，而是要发掘一种孤独、恐惧、忧郁和渴求同伴的原型。

——英国《泰晤士报》 皮尼奥尔以优美的语丝为我们编织出一个关乎人类之兽性的无懈可击的寓言，令人迷醉，又颇费琢磨。

——美国《出版人周刊》

<<冷皮>>

编辑推荐

一部为现代社会而作的《鲁滨逊漂流记》！

一个为探知人类宿命而设计的实验！

面对冷漠的人群和冷血的兽群，应当作何选择？

绝境之中，还能否坚持善和爱？

本书曾荣获2003年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

为逃离现实社会中无尽的争斗，无名主人公来到南极附近一座孤岛做气象员。

岛上一片诡异景象，前任气象员不见踪影，只有一个半疯的灯塔看守人巴蒂斯。

这座小岛每天都面临一种冷血海怪的攻击。

为免于葬身怪物之口，两人只有合作坚守灯塔，与海怪日夜厮杀…… 我们从未完全远离我们所恨

；因此，我们也永远不能真正接近我们所爱。

——《冷皮》

<<冷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